

神的失落

中興文叢

神失的落

王西彥著

3

★

中興出版行

神 的 失 落

印翻禁：權版有

著 者

王

西

彥

總出版者
經售者

中興出版社

上海(11)北京路713弄520號二樓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滬初版

陷 坑(中興譯叢之一)

庫布·林著 泰文漪譯 十九元

斯達林格勒(中蘇文協叢書)

V·涅克拉索夫著 李霽野譯 十六元

鄉 愁(中興文叢之四)

艾蕪著 十六元

神的失落(中興文叢之三)

王西彥著 十三元

雲 層(中興文叢之一)

劉北汜著 四元五角

憤怒的鄉村(中興文叢之二)

魯彥遺著 十六元

你在那兒(中興詩叢之一)

王采著 三元五角

幽會與黃昏(中興詩叢之二)

拜崙·雪萊等著 沙金譯 四元

騎 馳(中興詩叢之三)

惠特曼·郎斐羅等著 鄒綠芷譯 四元五角

神 的 失 聲

三島由紀夫

人生在世，必遇患難。

——約伯記第五章

我專心用智慧尋求查究天下所作的一切事，乃知上帝叫世人所經練的，是極重的勞苦。

——傳道書第一章

我的弟兄們，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，都要以爲大善樂；因爲你們知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，就生忍耐。但忍耐也當成功，使你們成全完備，毫無缺欠。

——雅各書第一章

弟兄們哪，你們要忍耐，直到主來。看哪，農夫忍耐等候地裏寶貴的出產，直得到了秋雨春雨。你們也當忍耐，堅固你們的心；因爲主來的日子近了。

——雅各書第五章

到這窒息的小小山城裏來，完全是一件偶然的事情；不過我也還是在這裏安心住下來了，連年奔波，使人感到不勝撐支的疲倦，我得在這裏一舒喘息。

生活的沉悶是可以預料的，但可喜的是佔有着一間城郊外的，有着向陽而開朗的門窗的小小樓房。現在正是春天，樓下園子裏一株高大的玉蘭花，枝梢直探入欄杆，噴射着濃郁的香氣，簡直使你呼吸微微感到壓迫。只要跨出房門，憑欄小立，你還可以看到下面各種各樣的花卉。粉色的郁李，黃色的棣棠，大紅的茶花，深紫的蝶堇，都一齊在明媚的春陽裏，應順着自然的安排，鬥奇奪豔地開放着，以濃淡不一的綠葉做襯底，編織成一片燦爛的雲錦，招引來無數蜂蝶，陶醉於繁花密枝叢中，高唱着快活的歌。每天清晨，在鳥雀的鳴吟裏睜開眼睛，首先你聞到一陣撲鼻的濃香。黃昏時分，你可以

依着欄杆，把眼睛凝定一點，細細觀賞枝極間螞蟻的結隊巡邏，花蕊裏蜜蜂的忙碌鑽營，從牠們恍悟到人生的真諦。晴天固然有黃鶯光臨，聽牠們婉轉的歌喉：雨天也不妨看滿地殘花，在泥水的隱瞞裏見出軟弱的可悲。對於自己的住處，在搬進小樓來第一天，我就感到了心滿意足。

尤其可喜的，我在這陌生的小小山城裏，原以為將守着一份難堪的孤寂生活，誰知道竟在不意中重逢到一個學生時代的舊友馬立剛。這在我真是一種過大的喜悅！就在我搬進小樓第二天，業已是黃昏時分了，不經房東的傳達，他一直莽撞地闖上樓來，一邊把樓梯蹂躪得蹬蹬發響，一邊大聲嚷着：

「老謝！老謝！——謝大鵬！」

最初一刻，我竟聽辨不出他的聲音了，急忙迎出房門時，他正從樓梯探上頭來。

「呵，是你，立剛！」

「是我！當然是我！除了我還有誰！」

我們緊緊握着手。霎時間，突然的喜歡和過大的激動使我們說不出話來了。他的情形也一樣，只是握住我的手，不住搖着，重複的說：

「當然是我！當然是的——當然是的！」

兩人幾乎同時擠進小小房門，他在一張靠窗的竹椅上坐下，我則慌慌亂亂地準備爲他倒茶；但他阻止我這樣做，從我手裏把茶杯搶奪了過去。

「倒茶做什麼？」他說，「我又不是客人！要緊的是趕快把燈點起，你這房子太暗了，讓我仔細看看你的臉孔，看看你這些年來生活過得怎樣？」

經他這麼一提，我也當真放開了茶，又復慌慌亂亂地找尋火柴和燈盞。

燈是那種有着細長玻璃罩子的植物油燈，或許是由於慌亂的緣故，在一連劃了好幾根火柴之後，才把它點燃。天還沒有完全黑，燈光又是昏黃的，房子裏反而顯得更不明亮。馬立剛端詳着我，搖搖頭說：

「老了，你也老了，完全不是以前那種樣子了，瘦得多也黑得多了！」

「比以前瘦些黑些，這是因爲旅途勞頓的緣故，也還不能就說是老，我

究竟只是三十歲上下的人，正當年壯有爲的時候，」特意我又加添道，「再說，你的樣子也和從前差不多，沒有老。」

「老了，老了，」他依然搖着頭。

馬立剛不是那種善於偽裝熱情的人，在學校時，他沉默寡言，不喜歡交遊，緊守着自己的小圈子，是一個出名的書獃子；當時，我是他唯一的接近的人，只有我才了解他心境的寂寞和一種隱祕的固執。雖然離別業已很久，但在這一刻，彷彿我們重又回復到學生時代了，我懂得他這嘆息的意義。

「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呢？」我企圖把話題引開。

「這些年來，我一直在設法打聽你的消息。只要有一點兒線索可尋，便不肯放鬆，但總是打聽不到。前年——是前年吧？——聽人說你在××海邊一所師範學校裏教書，連忙給你寫下一封長長的快信去，沒有回音，原信也不見退轉，大概是傳聞錯誤。後來我又一時糊塗，寫信到韓一萍那裏去探問你的消息，她竟連信也不回我一封——」

「韓一萍？她怎麼啦？」

「她當然闊啦，」他又一次的搖搖頭，「她已經結了婚，她的丈夫現在是××公司的總經理，據說家產有幾萬萬了。香港沒有陷落的時候，韓一萍住在香港，享受外國的物質文明；碰見過她的人說，她完全變成一個貴族夫人，住洋房，坐汽車，穿得花枝招展，吃得肥胖白嫩，抗戰簡直就像爲她抗的。想想從前在學校時那種慷慨激昂的樣子，那種唱得響亮的高調，誰料到只短短幾年工夫，自己反而變成所咒罵的人了，女人真都是一些歡喜撒謊，沒有記憶的動物！」

「不要過份責備一個女人，立剛，」我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他的臉孔微微漲紅了，「難道我還應該給她唱讚美歌嗎？」

我說這樣的話，並不含什麼妒忌之心，你知道我還不至於如此卑鄙。我和她之間的友情是不成立的，我十分明白。不過，爲什麼要不回我的信呢？我只向你探詢一個老朋友的消息，可不是向你求愛呀！」

爲了平靜他重又激動起來的情緒，我站起身來給他倒茶；這一次他並沒有阻止我。

「不要談這些了，請告訴我，你怎麼會知道我在這裏的呢？」

「是的，」他笑着回答，「韓一萍不屑給我回信，自然她也根本不會知道你的消息——她現在不會再關心我們的了。和她比起來，我們現在是窮光蛋，是叫化子，是不識事務的傻瓜，她自然用不到再來關心我們——」

「不要談這些了，」我截斷他的話。

「爲什麼不要談？只要活着一天，我就要咒詛她一天！我卑視她，甚至可以說，在這個世界上，在千千萬萬的人類中，我最看不起的是她！我只悔恨自己爲什麼還要寫信給她？難道從她可以打聽到你的消息嗎？這不是自取侮辱是什麼！嫁到一個當總經理的丈夫了，發國難財發足了，有錢了，物質享受把良心蒙閉住了，就連自己是不是人的事情也忘記了——」

「立剛，言歸正傳吧，你的野馬跑到那裏去啦？」

「這不是跑野馬，這些年來我太悶了，今天見到你的面，恨不得要抱着你痛哭一番才好！大鵬，雖然我們都瘦了老了，我們究竟還沒有變——還是一個人，還保持着人的樣子，胸口裏還跳動着一顆人的心。我相信這些年來你也一定碰了不少釘子，見到不少以前的老朋友都變了樣，受到多少不公平的委屈了。是的，我們所受的委屈實在太多了——」

他的聲音發着顫，如果不是燈光過於昏黃，也許可以看見閃在他眼裏的淚光了。這情形使我很感窘迫，我知道他是不說則已，一說起來便將無法節制的。

「喝茶吧，」我說，把茶杯端給他。

他接過茶杯，他的手微微顫震着。杯子裏的茶是幾乎一口喝盡的，他把茶杯放回桌上。

「先告訴我，現在你在那裏工作？」在他重新開始說話以前，我搶先問他。

「教書，」他回答。「還是老行當。在對河那個私立中學裏，離你這裏不算遠。你難道忘記了像我們這樣的人只能教書，只配教書嗎？我曾經到過你們這裏，我和你們這裏一位姓蔡的生物教員很相熟，你到這裏來的消息，就是他告訴我的。」

「你沒有想到我會在這裏吧？」

「這些年來，我連你飄到那個星球裏去也不知道，還想得到你會來這小山城！當你們這裏那位生物教員告訴我的時候，我還不敢相信——就是此刻，我們面對面坐着，我也彷彿覺得自己是在做夢似的！」

「這是因爲你太興奮的緣故，」我說。

「不，」他解嘲似的站起身來，「這決不是我太興奮的緣故，而是我們——我和你——都太可憐的緣故。你說我們，不是給生活鞭笞得太苦了嗎？」

我也立刻站將起來。

「是的，」我答應着，「生活實在把我們鞭笞得太苦了。不過不要緊，我們究竟還年青，還沒有真真到老邁無用的田地。我們應該快活些，生活愈苦，愈不能讓自己失去信心和勇氣。你看，我這小樓下面的風景還不錯嗎？」

說着這樣的話，我跨出房門，給他指點着園子裏的花木。這時，天色幾乎完全黑下來了，園子裏業已孕蓄起刻刻加濃的暗影；檐頭下面，正陰靈似的，無聲地飛撞着一隻小小蝙蝠。

我們並排站着，依着欄杆，默默無言。我們久別重逢，按理應該十分欣喜；但在這一刻，彷彿有着一種難以言說的憂鬱，同時爬進彼此的胸口。

這一晚，馬立剛就留宿在我的寓所裏。我們一起進城去，找一家小小茶館吃了點心，回來擠在一張狹窄的木板床上，一直談到半夜，方始入睡。可是，在我們的談話裏面，好像避諱似的，彼此都沒有說到別後自己的遭遇，却僅只以一種空洞無用的言詞，發洩着積悶在胸中的憤怒——因為我們都會

從人世間嘗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和無盡止的失敗。

如果說偶然是生命的主宰，那麼在馬立剛過去的生命裏，到處可以發現偶然的力量。

馬立剛的父親是一個真正的農民，而且是一個貧窮的農民（一個真正的農民必定是貧窮的）。守着一份從祖先傳留下來的微薄田地，他以終身的辛勞，按照祖先的習慣，養育着成羣的子女。母親是一個常言所說「只消床架上掛一掛褲帶」的婦人，雖然身體瘦小，太陽穴上終年貼着小藥膏，但自從第一次做母親之後，幾乎每隔一年就添一次喜，直到生下馬立剛下面最後一個女兒，男男女女正好是「一雙手」。她是可憐的，生產得太多了，操作得太勞苦了，馬立剛方始學步，她就在一種無可救藥的虛弱症裏，丟下一個尚未滿月的嬰兒，咽下了最後一口氣，剛剛是四十歲。在這世界上，生命的担負實在太沉重，她不得不過早地把子女丟給男人，因為她業已生下了他們，

業已盡了作爲一個女人的職分。和兒子一樣，馬立剛的父親也是一個沉默的人，他不出聲地承當下這份命運的給予。早上起得更早些，晚上也回得更晚些，他在自己的土地上面揮舞着鋤頭和鐮刀。靠着的一種可驚的堅韌，一種只有和土地相親的農民才能具有的堅韌，他喘息着把生活的重担撐持過來。

自有記憶之日起，馬立剛就知道父親是一個身材樞僂、滿臉皺褶的老人了。幸好，三個大女兒都業已有人受領去做童養媳；而最大的兩個兒子，也業已成丁，能夠分担父親的重負，在田事上儼然是夠格的莊稼漢了。這是好的，最艱苦的一段日子既經過去，只要天年好，沒有大災大禍，小孩子一天比一天得力，如像常言所說的，船大槳多，未來的歲月可以不用老頭子日愁夜慮了。服從於一個農家之子的命運，馬立剛從小跟隨在父兄們身後，農忙時期下田舞鐮刀，平常日子則掌管着一張牛嘴巴，過的是一個小農人生活，做的也是一個小農人的夢。

第一個偶然闖入他生命時，他業已十四歲。那是一個稀有的大旱年，稻